

[名著百部]

中国现代文学

萧乾文集

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华夏出版社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

萧 乾

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

张 玲 编选

華夏出版社

《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百部》编委会

主 编 舒 乙

副 主 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

执行编委 于润琦 么志龙 徐金廷

编 委 (以姓氏笔划为序)

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

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

吴福辉 李 今 周 明 林建初

钱理群 徐金廷 舒 乙 樊 骏



北平燕京大学毕业(一九三五年)

萧乾

未卸挽竹葉，^{蕭乾}的廚子，和老媽的魚布，到碼頭時，那被大氣
 打破了飯鍋的花瓶，一見我這風雨無阻的主顧，就高興得直作
 告跟的小樓上站了起來，花邊得特別加心，價錢又格外公
 道。買了一束香黃色的十八學士，又挑了一束在來香，
 方他攆起這好的花，把用麻繩纏的時候，我聽見竹易提的那
 頭裝滿了綠的葉子，以為是野茶呢，就問，那是幹什麼呀？
 ？先生，這是桑葉。他纏好的花，我給，我後他就撒在蓋上的
 葉子，拿出一個鐵籠來，上面他滿了的，就正是他。我馬上
 歡喜得恨不把花拋了，捧一樣籠子，只花了十個銅板，就
 被允准在幾百頭身安飄索的肥虫裏進了八頭。一路走高興

蕭乾手迹



蕭乾作品書影

目 录

篱下	1
俘虏	11
邮票	20
蚕	30
印子车的命运	39
邓山东	47
雨夕	55
栗子	60
皈依	70
矮檐	85
梦之谷	99

南德的暮秋	256
矛盾交响曲	284
血红的九月	290
银风筝下的伦敦	298
血肉筑成的滇缅路	308
鲁西流民图	316
落日	331
链	339
跳出来说的	341
殇	343
破车上	347
雁荡山	354
叹息的船	387
过路人	392
小树叶	398
古城	401
萧乾小传	403
萧乾主要著译书目	405

篱 下

住姨家和住姥姥家有什么不同呢？姥姥死了，当然只好住姨家。环哥对于妈路上的嘱咐认为是多余的。他蹦着闹着，小耳朵就没听到那个酸的“咱日子这下可苦了。你放规矩点儿就算心疼妈啦！”

妈和爸吵嘴，甚而动手，村儿里谁没听惯了。爸爸半年不在家，回来当然得吵一阵嘴的。吵了嘴后，环哥照例应享有一次随了妈到新鲜地方的旅行。一向总是去姥姥家。姥姥家离村几十来里。总是镇上秃王的牲口驼去的。姥姥家灶上供着小小铜菩萨。那圆胖胖的磬，只要轻轻一弹，就有铮铮的响声——但姥姥活着的时候不准弹呢。可是，去年姥姥跟菩萨走了。不然，今天那白头发老太太又该扶了九连环拐杖迎出来了。

环哥的爸由那大地方回来的第二天就和妈吵了。吵着吵着拍嚓一声，一只粗碗向妈头上砸去。妈忙用臂搪开。妈的头发勒在爸的手里如一束胡麻，吧咕吧咕地批打起来。妈哭。环哥夹在中间跺着小脚丫儿也哭。吓得卧在菽秧垛上的狗嗷嗷地叫了起来。还是

村儿里的长工把爸撵了出去。妈就伏在土炕沿上，由喉咙里抽着委屈的气，间断地骂着“没良心的男人”。

到黑，爸回来了。拿着一张托人写就的红帖子，逼着妈画押。闹翻了一夜哪。天亮，环哥就被由熟睡中拖下炕来。一条褥套和一只柳条箱都系在秃王牲口的背上了。环哥记得快出房门时，爸挥着镰刀瞪着眼问他：“兔崽子，跟她还是跟我？”环哥往妈怀里一扑，登时一个尖尖硬硬的指头就由脑后扎来：“给我滚，连老带小的。打官司我不在乎！反正你他妈的画押了。滚，滚你臭娘家的蛋。”

路上秃王问：“三嫂，公母俩又怎么啦！三哥在京里的事不挺有油水吗？”妈咽着泪，任那稀松软软的驴背把身子揉得前俯后仰地，默默无言。直到出了村儿，秃王才勒住缰绳问：“老太太是过去了，咱们这回该奔哪儿呢？”妈用干干的嘴唇说：“驼我到城里北门，投奔我妹妹家去罢。”

于是，过了张家庄的黍子地，环哥就看见了一座破旧的城门楼露在高粱穗上。“上城里去哩！”环哥乐得直颠着身子。那畜牲感到背上的担负起了变动，长长的耳朵即刻竖了起来。妈忙抱住环哥，咬着牙床说：“你个没心的烧猪！”

把带来的那份小行李安插在才腾出的一间厢房后，妈就开始呜咽着跟姨说了起来。姨口口声声地说：“离了倒好。可不能就这么离！”

这时，姨家表弟进来了。一个推了学士头，白嫩，腴腆，毫没有村野气的体面书生。两天来不息的呜咽声已把环哥的耳朵哭钝了。经过大人的引见后，环哥就跑去和体面的同伴亲昵起来。噙了噙嘴，趁那老姊妹密谈的时候，两个便溜了出来。

直到晚饭时分两个才转了来。四只泥污污的手伸给两个愁苦着的母亲看。环哥笑嘻嘻地还直夸护城河泥鳅的大，讥笑着表弟多么胆子小呢，姨父早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要打表弟。姨忙在那正颜

厉色的男人臂上搪了一把，转过头来叫他们洗了手换好衣服再来吃。

天不早了呢。环哥的小肚里噜噜噜地都响了起来。饿得恨不这时有一大柴锅冒蒸气的玉米给他啃。但姨家的锅杓是响在另一间叫作厨房的屋子里。摆在眼前的却是盘碗碟箸，整齐地排在罩了白布的方桌上。当大人们正谦让上下座的当儿，环哥已爽快地把自己那小身躯安置在桌子方便的一角。冷不防妈把他拖了下来，恶狠狠地瞪他两眼。“妈变样儿了。”环哥那么奇怪着。

姨父嘴唇上原来有黑压压的两撇，怪不得人家说城里吃衙门饭的老爷们都留胡子呢。环哥听姨父用极客气，极有礼貌的样子劝妈放心。说：“地方有的是。都是一家人。”对这 and 善的男人，妈仿佛倒要哭了出来。环哥顾不得这许多。只用小手握住了那红漆箸，把生硬地塞在妈喉咙间的米粒顺溜溜地滑进小肚囊里去。并不时地扯着小脖子，用箸遥遥地捕捉一片颜色别致的菜，直到和善的姨父把大大的一箸检进他碗里去。跟着妈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
晚上，在给妈送来一件城里人穿的褂子的姨走了后，妈狠狠地指着环哥的鼻尖说：“给我丢人来啦！”

睡在一张木床上哩。姨家的什么都讲究——比姥姥家还强多了。环哥躺在那张木床上，晃着小脑袋，想着姨家堂屋条案上那玻璃盆景，花绿绿的。簟瓶里还插着大大荷叶的纸做莲花。他翻过身来问：“妈妈，姨家八仙桌上答答响着的是什​​么呀？”焦急着的妈听到这琐碎的话自然会生气的。就推了他一掌：“小鬼，睡罢。烧猪！”

环哥受了妈的闷气，就用被角把头卷了起来。他算计着在这黑暗严密的角落里作梦一定不会遭妈妈干预了。他就闭了眼想：姨家的门口还有三层台阶呢！台阶下成天过着车呀马呀的。哪像家里：出门就黑压压一片绿庄稼，要不就一围死寂寂的坟堆子。姨家院里还养了肥肥的龙睛鱼哪！姨家房檐底下还有燕窝呢，老燕儿不时地

咕咕咕地叮哼着小燕儿。还有呢，姨家表弟会唱学堂里的曲儿。表妹穿的是有花纹儿的皮鞋……

天一亮，妈就坐在床沿裹脚。还给环哥盖呢，这孩子正闭了眼睛温习着小脑袋里所贮藏的一些新鲜事物哪。经妈一盖，就索兴踢开被筒，坐了起来。

“睡罢，环哥！”妈低声说。

“妈，妈，姨家后院那颗枣树结的是长的还是圆的？比咱——”

“你管哪！可不准在这儿撒野。这不比咱家。这儿是城里。又是别人家。瞧，你咋儿把表弟胡带，惹祸哪！”

“去河边玩玩算啥？妈你平常还让我去窑坑里摸螃蟹呢！”

“要个鬼！这不比平常了。这是别人家！”

“不比平常。”“别人家，”环哥似乎听懂了而又不真懂。横竖，若在家里，这时鸡就该叫了。环哥躺不住。他要看那肥肥的龙睛鱼去。他要起来。

“给我睡下，小鬼。”

“干么，平常这时我不已经该去拾粪了吗？”

“又说平常。这是城里。人家还没起呢！你不能胡闹！”

环哥一定要爬起来。他睡不住了。那柔软的棉被生了刺，扎着他的粗皮肉。他的后脖颈没有练成和枕头磨擦的工夫。照例是一醒来就得爬起的，他哪睡得下去。

但妈死命地捺住他，直到他答应起来不出房门。

系好了鞋带，可就不能不走在地上了。哪里闲得住呢。环哥在房里揉着眼睛，转了转，对妈说：“妈，我要去撒尿。”这回妈真没法子拴住他。环哥把妈那无可奈何的眼色解释作应允了，当地一声就把门推了开。等到妈跑向门边，想嘱咐他什么时，孩子已牵了裤腰，奔向庭院中央那用细砖垫高起来的鱼缸去了。

上房里有了一声沉闷的咳嗽。环哥回过头来看，门是严严地为

秦琼把守着，仅有的那块通亮的玻璃窗也还用花花的布遮了起来。看了这死闷劲儿，环哥吐了口吐沫，像是说：“懒骨头，起来罢。这儿多凉爽！”

又是一声带些痰涎的咳嗽，跟着是都市小孩才醒时的一声慵懒，娇依的啧啧。环哥不屑地扯开了裤带，对准一棵花——在他，那也是菜园子里的货——撒下尿来。

他还幽闲地仰了头，看看游动着的晨云会不会凑起一阵雨来呢，上房里却有了声音：

“这是谁呀！”

环哥的妈听到了，赶紧跃出房门把他扯回房来。

“丢人呵，这不是田里！”狠狠地。

环哥懊丧地低了头。真是倒霉，大清早晨的！

这霉气直到吃早粥时看到了表妹梳好的辫子才消掉。看到那缠了红绒头绳的圆滚滚的辩梢，环哥不知道该怎么逗逗这女孩才好。

吃过早粥，表弟挟了书包去念“入之初，狗咬猪”去了。环哥问妈“有啥活儿做呵，”意思是该背起柳筐来拾粪去呢，还是拿了镰刀去割草。可是，这是城里呢。城里的人是只念书的。连妈想找事做还没有头绪呢。就说：

“小兔子，你给我乖乖儿地在房里呆，就是做活儿了。”

这，环哥哪儿成，一个爬惯了树钻惯了高粱地的孩子！一转眼，他就丢下纳鞋底子的妈，溜出房去了。

一出房门，就见到梳了鲜红红，圆滚滚辫子的表妹蹲下两条小腿，低着腰，在花丛里拾些什么。环哥赶紧跑了过去。看到那小手正捡花丛影下的细碎小黑花籽，就也帮起手来。小姑娘告诉他是夜里风吹下来的茉莉籽。环哥不在意这些。种子他见到多了：红豆，茄子，芝麻，什么都看见过。这算啥，不希罕。他不过是要陪陪小表

妹就是了。果然不一下，表妹和他熟得环哥长环哥短地叫了起来。

环哥和谁一熟，就得先试试他。意思是：就得逗逗，看他到底急不急。他帮表妹拾完花籽，就说：该叫我掐两朵给我妈了！表妹摇起头来。环哥居心逗她么，就索性把顶大的一朵掐了下来。登时，小姑娘就忘掉了适才的友谊，哭了起来。呜咽着，嘟嚷着“这是我们的家”“这是我们的家”地走进厢房来。揉着大辫梢，撅着小嘴，如一个诉冤者地说着“你们的环哥”怎样怎样地“缺德”。

妈听了多扎心哪。明知道这小官司不必再分她已碎的心了，而且，她哪有心去戴那抢得已粉碎了的花！但为了诉讼者的身分，她只好用手拍拍甥女抽缩着的小肩膀，腾出另一只手来，再在亲生的肉上拧两下。

疼呵，环哥一向对付身体上折磨的办法是一阵巨大而无泪的嚎啕。（也许他由村儿里驴子学来的。）当前，虽然是在“别人家”，这报复是无从节制的。

于是，午饭的时候，姨父好心的劝妈还是别打孩子。

没有了同伴，环哥后悔起来。悔不该招惹受不住逗的表妹。如今，她是监在房里，握了一管细毛刷子描起横竖的红道子来了。环哥用忏悔的心伏在窗口，守着那一个个红的字都为那刷子严严地涂黑了。她耿着辫子，一点儿也不回头。环哥腿都立酸了，就怅怅地走下阶来。

阶前正蠕动着—簇黑乌乌的蚂蚁。他即刻蹲了下来，用吐涎淹劫正在向同一方向前进着的蚂蚁。看那些纤细的小腿一着涎沫即失了动弹能力的可怜，他出神地笑。笑着笑着石阶上一阵囊囊的皮鞋声。他忙抬起了头，却是那一丝笑容也不带的姨父的脸。

“积点儿德！吐沫多脏呵！”

“吐沫哪儿脏呵！”环哥是想：你那痰才脏呢。

“站起来罢！”姨父很少遇到敢和他顶嘴的人。他的妻子，他的

儿女都是他的服从者。“今儿早晨谁在院里小便？”

“小便？我倒撒了泡尿。”环哥顽皮地笑。

“哼，拐过角去就是茅房。以后别再——”

听到了这责问的妈忙走了出来。先问问妹夫是去衙门么，然后供认这孩子的没规矩。才转过头来，狠狠地说：

“环哥，你——你给我立刻进房里去。”

环哥擦着鞋跟，不甘心地踱回房去。

“这下你可好了，姨父不让我打你，你就放手闹去了。鬼，我哪辈子欠下你家的债，受你们老的小的欺负。叫我在娘家妹妹家也躲不安。要命呵，我一死你就好了——”环哥的妈籁落着哭了起来。几日的委屈，由了她这孩子一时的不体贴，都勾引出来了。她坐在床沿上，呜呜地哭。

环哥乖了。他呆呆地倚着床沿，开始感到这次出游的悲哀。他意识着寂寞了。热恋了两天的城市生活，这时他小心坎懂得了“狭窄”“阴沉”是它的特质。妈以为他老实了呢，他却在想着家里那条体己的黄狗。他想着黄昏的高粱怎样一仰一俯地向他点首。豌豆地里爬了多少勇敢细脆的螳螂。他想着二秃子快积足了的一百单八将洋烟画片。他想起杜家的大棕驴要下小驴儿了。杜家的猫又快要生养了，还答应给环哥一只黑白花的呢。他想起这场雨秋瓜要完了。梁家园的枣快熟了罢，该约谁扛了小竹竿去偷呢。

想到枣，环哥凑近窗口，对着那由屋脊背后伸出来的枣出神。看到那挂满了红绿果实的树枝，使他下意识地感到家乡味来。一个由田间园野来的孩子看了那颜色，即刻就体会到身体该如何动作，才能攀到那果实最繁多处。

他已把一只脚迈出门槛去了，但看到妈愁苦的脸，又唤回适才那悲哀来。城市多寂寥呵，听不见一声牛鸣，听不见一句田歌。总是哇呀哇呀的人声。直等到好久好久，才有了一阵敲门声。

表弟下学了。这是他唯一的同伴，还不曾吵过架的。这书生的背影是太大的诱惑了。他发誓不再逗惹他。他好好地留着这同伴。

鬼鬼祟祟地，给他混出房门槛去了。

“干么玩儿呢？”这被老师监了一天的白白书生忘掉了昨天的事，趁爸不在家，就又贪起玩来。

于是，环哥问：“你会打辘轳吗，那圆滚滚，噜噜噜的玩艺儿？”“不会。”“你会撅甜棒儿吗？”“不知道说的是什么。”环哥一抬头，高起兴来了，两只粗手抓着表弟文弱的肩膀问：“你会爬树吗！”“不会。”

“来。”环牵了表弟的袖头往后院去。“我爬给你看。”

表弟羞怯怯地倚在院门。这不是他常来的地方。

“你呆在底下。我去打，你捡。”环哥盘了双臂熟练地嘱咐。

“不，不。我爸爸不准动这树。他留八月节雇人打下来，送衙门上司的礼。”书生记起年年张老爷一口袋，赵老爷一蒲包地送。留在家里的只有两饽饽盒子，而且是较小的。

“干么雇人打呢，真是饭桶！来罢。瞧——”环哥吹了口拳头，便把一只脚蹬定那枣树的一块疤痕，双手一抱，就离开地皮了。吓得立在地面上的同伴直嚷留神。

“算什么！这白玩儿！”说着，环哥敏捷地掉换了三脚两脚，小小身子已隐在果实累累的树枝上去了。随着，运用了小身躯所有的气力在那树枝上蹦跳，立时树叶如暴雨似的刷刷地摩擦了起来。长圆的枣，满红的，半红的，甚而青青的，都如雹似地必剥必剥地坠到墙根下，坠到熟菊花茎下。坠到表弟脖子上了。立时，羞怯的孩子也为这阵枣雨兴奋起来，乐着屈下了腰，选红的向腰间揽。

树杈上的环哥也忙爬了下来，用更敏捷的眼光选拾地上的果实。

环哥一壁脆脆地嚼着，一壁骄傲地说：

“这，这算什么！我们家里的树比这两棵还壮。结的圆枣有这么大——”说着环哥用两个手指圈成一个大大的圆环。

“你爸让你上树吗？”表弟关切怀哥在家中的自由。

“我爸有半年多不在家了，”环哥夸耀地说。“我爸在北平有了阔事情。北平是顶大顶大的地方。比这儿还阔多了。北平有一千个一万个车。什么都有——”忽然，环哥记起昨晚妈嘱咐过的话来。

“别瞎吹，你没有爸爸的。”

“你敢说！你才没有呢！”

“别急，我咋儿晚上听我妈和我爸说——”

“说什么？”

“说你爸不要你们了！”

“放屁！”环哥挽起袖子来了！

“还说，说你爸是个该死的东西。丢下了大姨，在北平娶了一个顶坏顶坏的女人。”

“你瞎说我揍你！”环哥一把就抓着表弟的领子。拍地一声，环哥的手掌落在那细嫩的肉上，随着是表弟的哭声。

环哥丢下表弟扯开线绽的领口，丢下那些“臭”枣，狼狈地走出院门。撞了慌忙奔来的姨母个满怀，就一直逃回厢房去。

看了环哥身上的泥渍，妈着急起来了。

“又做什么孽了，小鬼！”

“妈，”环哥噙着热热的泪扑到妈怀里去。“爸是不要咱们了吗？”

环哥委屈地学说了一遍刚才的事，问：“妈，妈，顶坏顶坏的女人是谁？是不是偷咱鸡的张大妈，还是赵家那不讲理的丫头？”

妈只托着腮，由窗口看着飘在春色里的炊烟，茫然地摇头。

晚上，姨到房里和妈说呀说呀说到半夜。环哥是蜷在床里酣睡了。朦胧中，他只听姨说了许多声：“姐姐，只怨我拿不了你妹夫的